

用以壓服弱者的工具，致使一切不平等之事，率由強者假法律與道德之名以行，弱者莫敢或違。故人不欲消滅不平等則已，誠欲消滅不平等，則惟有返於自然的狀態，服從自然的理法，斷不可爲社會生活所束縛云。

一七六二年，氏復發表二大著作。其一爲民約論，又其一則爲愛彌兒。前者論政治，後者論教育，所含自然主義的思想，雖已稍加修正，不復如前兩文的偏激，而訾議當世形式主義的弊端，固仍無甚差異。

在民約論中，氏闡明往古之世，人各有權擇其所欲奉戴之人，是爲一種自然的原則。嗣被奉戴之人與奉戴之人各因於種種需要乃結成一種社會的契約。不意契約既成之後，被奉戴人竟日趨於專制，而奉戴人乃如作繭自縛，不復得有自由。實則人們應知返於自然的原則，務使政府一切行動，皆須取得人民的許可。彼被奉戴主權棄之而另建政府云。觀於此，勿怪後來拿破崙要說：「假如沒有盧梭，法國也就不會發生革命了。」

總括來講。十八世紀後半期的自然主義，祇是對於十七世紀以迄十八世紀前半期，政治、宗教及社會各方面

自然主義
根本是形
式主義的
反抗

面的思想和行爲之陷於形式主義而發生的一種反抗。它相信人類秉諸自然的天性感情都是好的；順天性感情而表現的都是真誠的；人在自然的狀態中才有所謂自由，才有所謂平等。惟其如此，它就詛咒到所謂科學和藝術的形式的文明；它就認定什麼智識，什麼理性，什麼法律和道德，祇裝飾了、維護了少數貴族和少數教士的權利，而把大多數平民壓制到無以復加的地步，顯然都是虛偽。我們不管它的論調是有如何的以偏概全的流弊，是有如何的前後不能連貫的情形，它總是針對時情，振聾發聩的。

一種藥劑，實有不可磨滅的價值。所謂回到自然這一句話，我們儘可認作就是盧梭倡道革命的口號好了。

第二節 自然主義的教育學說

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的教育，一言以蔽之，大部分也是極其虛偽。儘管還在很小的孩子，就要學着成人的情態說成人式的話，穿成人式的衣，效成人式的行動，作成人式的思維。盧梭既然對於政治宗教的形式主義，彰明反對，則對於教育的形式主義，也就不能置而不問了。所以一七六二年，他就發刊愛彌兒，敘述他的教育的理論，開首便云：

『無論何物，在造物主的手中爲善；而一入人手，則悉變爲惡。人常強欲一國能產他國的物品，一樹能產他樹的果實，竟致混淆氣候季節而不問，殘害犬馬奴僕而不惜，顛倒事物的位次與夫破碎事物的形體而不措意，蓋總不欲有一事物得存自然所賦予的原形。即於人也，亦復蔑其本性，但圖加以訓練，使如馬之聽其馳驅，木之聽其斧削，以應所欲，終於賊之而已！』

考氏之意，以爲人所接受的教育，可分三面來源：一爲自然，二爲人，三爲事物。必此三面調和的教育，乃爲最好的教育。但此三者之中，後二者人固可有相當的控制，而前者則不能；故必須使後二者的教育，隸於前者之下，方可期其日臻調和。所以教育的目的不是別的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要達到「順應自然」。教育的方法，就要遵守下列自然的原則：

第一、自然給兒童活動的一切力量，是以無害爲度，並不給他有意外的強力。所以我們必須允許兒童充分

使用他的自然的活力；不必憂慮他會誤用，因而加以阻止。

第二、兒童不論關於智慧上或氣力上，在想滿足生理的要求而有不够的時候，我們自應予以輔助才行。第三、我們輔助兒童，必須限於有益的事情。切勿對於兒童一時偶然想到的或不合理的要求，隨意允許。須知一時偶然所想到的，並非自然的要求，我們雖然拒絕，他也不會就有什麼痛苦。

第四、我們必須留心研究兒童的言語及活動，便可明白他的要求，是自然所賦的，還是一時偶然的，而後分別應付。

應用這些原則，盧梭所主張的順應自然的教育，便又包含所謂消極的教育。良以當時教育上和宗教上的思想，總將人類的天性看作是不好的；宗教和教育的旨趣，總想消滅天性而代以社會上人爲的種種法律道德和智識。盧梭以爲不對，因而講起兒童最早要受的教育，乃是消極的教育。對於消極的教育，他曾這樣解釋：

『那些在兒童的心靈還沒有如何成熟以前，就要兒童明白種種屬於成人職責的教育，既稱爲積極的教育；那麼，沒有直接和兒童談智識講理性之先，祇圖兒童感官得着完全的發達，俾爲求知明理的工具的教育，我就祇好稱爲消極的教育了。消極的教育，並不是虛擲時光，不有教育。消極的教育，雖說不以道德教訓兒童，但已保得兒童不有過惡；雖說不以真理教訓兒童，但已保得兒童不有錯失。消極的教育，祇想引導兒童走上一條正當的道路，具有各種銳敏活潑的官覺，一到適當的年齡，兒童自然就會明白道德，了解真理。』

明白盧梭這種基本意見之後，我們請再一述愛彌兒一書的內容。此書計分五卷。前四卷述愛彌兒本身的教育，後一卷則述愛彌兒未來妻子蘇菲的教育。換言之前四卷是述施於男兒的教育，假託於愛彌兒；後一卷是述施於女兒的教育，假託於蘇菲。盧梭看兩性的差別，似乎是自然的不平等，所以女子的教育，是爲要做男子的妻子的教育，是不能和男子的教育一律。

出世到五
歲的教育

第一卷，述出世到五歲的教育。這個時期，兒童的父親天然就是教師，母親天然就是看護。教育的第一要事，便是注意兒童健康，要求兒童強壯。所以凡足妨害兒童身體發育的，限制兒童心靈自由的，違反兒童天性和欲望的，超越兒童認識和能力的，不管是屬什麼物事，統不宜有，統要反對。兒童應該由自己的母親哺乳，不拘在冷熱水中都能洗浴，離開無異人類墳墓的城市，住到和自然接近的鄉村，多有戶外自由的活動，總求達到健康，達到強壯。我們要知兒童會有何種敗德惡行，一定多是因於不健康，不強壯；假如兒童真是健康了，真是強壯了，則他的品格行爲一定也就會優良了。關於智識和道德的發展，這時儘可不必如何注意。要知兒童在這時期，若果識字而不明義，多言而不有思，實在無益。

五歲到十
二歲的教
育

第二卷，述五歲到十二歲的教育。這個時期，教育最重要的事，是要發展兒童感官的作用，使其要摸、要看、要聞、要嗅，去接觸外界的實物。因爲我們所能了解的，都是經過感覺而來。我們最早的教師，就是我們的手，我們的足，我們的眼耳口鼻。我們要學思想，就要首先訓練我們的四肢，我們的感覺，和我們各種的生理器官才行。訓練感官的實際方法，最好是用自然界的種種問題，使其能權衡輕重，測量長短，估計多寡高下及距離的遠近；用圖

畫和形學的作圖部分，使其視官的觀察精密；用音樂使其聽官的感覺銳敏。至於地理歷史和語言文學的科目，這時儘可稍停，不到相當時候，不必去學。即使有要學的科目，也不要祇是偏重記憶。此外有時要使兒童和社會周旋，不可不給他一種財產的觀念和多少行為的概念，也不過是一種實際上的需要，並不是要給他什麼德育的東西。因為兒童沒有達到適當的年齡，無論如何，實在不會明白什麼叫做道德。這時關於行為的訓練，最好是使他承受一種自然的結果。比如他打破窗子，無妨就聽他受冷；他弄濕衣服，無妨就聽他受寒；他貪吃東西，無妨就由他害一回過食的病；他好說假話，無妨對他說真話的時候也不理睬；他損壞別人的物事，無妨也等他的物事遭到損壞。

十二歲到十五歲的
教育

第三卷，述十二歲到十五歲的教育。盧梭認為在此時期，兒童的力量驟增，常常超出需要以上，致有許多力量都成了剩餘的力量；兒童表現求知明理的欲望，對於自然界現象之有好奇心的心理，皆足為其具有剩餘力量的象徵；故教育上最重要的事實即利用兒童好奇的心理和求知的欲望，善於引導兒童，將其所有剩餘的力量，貯於自己的手腕和頭腦，以備隨時的應用而已。教育的內容，盧梭主張應該除去一切無用的、難懂的和會引起誤用的學科以外，要以各種自然科學，還可作為兒童的心理滋養料。此外還該加上一點工業上的經驗和細木工作的職業藝能。至於教育方法，則應認清實物勝於模型，實際的研究勝於書籍的誦讀的原則。比如教授地理、博物圖畫，最好就讓兒童去流覽山水，游玩森林，觀察星辰，識別花草；使兒童多有自動地探求、發明、推考和實驗的機會，不要徒靠書本，記憶死文字；對於感到的問題，總喜自去想法解決，知道別人告訴不如自己明白，這樣教

育便成功了。在書本中，氏嘗推薦魯賓孫飄流記實在值得一讀。

第四卷，述十五歲到二十歲的教育。盧梭以爲人有二回誕生，一爲現於此世的誕生，一爲入於社會的誕生。前一種誕生之後，人就做着兒童。但人不能常是兒童，自然所定的時候一到，人就要有後一種誕生，變爲青年人了。以前做兒童，處處都祇想到自己，愛護自己，注意自己的利益。現在做青年，便會感到人生於世，不能祇營孤立生活，必須再有伴侶；於是一切心情，都像另自闢了一層天地，日形發展；除却自愛之外，他也明白還要愛及別人，注意別人的利益才行了。所以這時的教育是有社會關係的教育，包括所謂道德的教育和宗教的教育。教育的方法，應該仍是自然的方法，最好常令青年去和他的朋儕接觸，從而引出自己心中的種種熱情。比如養老院、殘廢院、各種醫院、以及監獄等等地方，都可給他有着觀察機會；使他知道人世乃有種種不幸的人，而此不幸的人的運命，也許還會變爲自己的運命；使他知道所謂門第、健康和富貴，通是不足自恃的東西，眼見許多原在高位的人，都會落到可哀的地位，不能不自加警惕。此外爲要使得青年熟於人情，善於判斷是非曲直而無不平，最好是讀歷史。不過所讀的歷史，定要祇是陳述事實原形的歷史，才能有益。

第五卷，述女子教育。盧梭對於男子主張一種自由的個人主義的教育，但對於女子則主張一種高壓的奴從主義的教育，矛盾之甚，令人真是不可思議！氏在本卷，首稱男女之間，有其同點，也有其異點。同點雖可比較，而異點則絕對不可比較。人們須知男女雖有共同目的，而行程實異，心的方面，遂亦發生很大差別。男子是自動的而強健，女子是受動的而軟弱。女子須溫順，而男子必須有體力和意志。即此便可明白女子的重要，祇在要像一

個女子，能使男子喜悅。女子如要學像男子，兼有男子的長處，不獨根本做不到，即使做到也太違反自然了。氏既持此見解，故論女子教育，至於主張女子從小就要學慣忍耐受氣，知道束縛實爲女子必然的運命，如想違反，痛苦更深；長大時候，無論所遇男子如何不良不德，都得承受，毋怨毋尤；平時要學唱歌跳舞以及其他各種藝能，養成可以引人喜愛的魔力而仍非常卑順；還要透徹男子的心理感情，祇要一聽男子說話，或是一見男子舉動，就該知道怎樣安慰奉承。諸如此類的說法，當然都很錯誤！

關於愛彌兒全書的
批評

就愛彌兒全書看來，自然是有許多矛盾、怪僻以及過甚失當之詞。誠以盧梭本人生平行事，太信感情，不理性；故其生活的變遷，及所持理論的不一致，正如一個鐘擺，由樂天主義會擺到厭世主義，由自然發展會擺到權力壓制，由自由活動會擺到頑固偏執，倏往倏來，沒有一定。比如他一方面既說社會腐敗凌夷，不可收拾，別方面却又承認社會爲絕好工具，運輸種族的經驗藝術於無窮；又如他雖主張愛彌兒要得自然發展，不加拘束，但愛彌兒自初生以到成年，幾乎沒有一個時候不是有着先生陪伴，受着先生監督；並且愛彌兒可以發展個性，蘇菲却又不能種種矛盾，實屬無可爲諱。不過我們平心一想，這書內容之豐富，議論之警闢，識見之高超，心意之熱烈，決不能因有若干矛盾失當之點即可埋沒下去。反之，這書的偉大的思想，却可掩其矛盾爲不足介意，並可因其矛盾而更形輝煌。葛萊夫先生真是說得很對：

……我們應知當時的情形，實有如此極端的議論主張之必要。……假令盧梭這種呼聲，放在後一時代，社會虛偽生活的程度，業已比較減少，對於平民權利的同情，業已大見加增，則他的議論必定就不會這

樣鋪張揚厲了。不幸他生在的時代，四面楚歌，絕少援助，他自不得不依着個人的主義，打破社會已成的束縛，不得不用着無憚的文辭，大聲疾呼人類自然的長進。他把教育上的組織內容和方法等的遺傳制度完全摧毀；人類解放既由此得告成功，而教育史上，也要另闢一個新的紀元了！

第三節、自然主義的教育學說的影響

盧梭所唱自然主義的教育學說，上節業已大略述明了。我們現在就要請問：這種學說在教育上究竟發生一些什麼影響。據傳愛彌兒一書出版後，立被教會認作邪說逆著，搜集焚燬；盧梭本人則被主教宣告破门，國會發令逮捕，巴黎大學神學部正式攻擊，瑞士和摩梯爾等地不容遁居；我們據此就可想見當時這種學說會遭到若何利害的阻力了。所以要問它的影響若何，當然不是學校立時就有什麼實際的改革，不過它能潛滋暗長，一天比一天普及，終於促起教育上許多極有價值的運動，引出教育上許多極有名的人物，在近代教育上的影響實在很巨！茲請略爲一述：

自然主義
教育學說
促成的運動
兒童本位
的運動

第一、兒童本位的運動。近代教育的實施，不問是在目標上、教材上、方法上、設備上、管理上以及行政組織上，任何方面都看重兒童自身的人格與地位，都求應兒童自身的需要與能力，不再把兒童看作無知無能的東西或成人的縮影或準備，是謂兒童本位的運動。追溯這種運動的觀念，盧梭以前雖也不少教育家、哲學家、宗教家等等人物，有過如此意識，如此主張，但總不如盧梭立論的明白而有力。盧梭云：

『……人若生而即高大有力，則反危險。……世人單曉得可憐孩童的柔弱，而不知人們如不始於幼兒

期，則種類恐早已滅迹哩！

『喂！諸位成人們！請你們本着真心來盡最要的職務，就是要愛護兒童。請你們鼓舞他遊戲、歡樂，並發揮他可愛的本能。……大家為什麼對於兒童轉瞬就不再得的快樂，和不至濫用的稟賦，一定要奪去呢？大家為什麼要使兒童時代就要備嘗憂愁和痛苦呢？你們做父親的人啊！你們知道幾時死神來召你們的兒童？自然所賦予兒童的一瞬的喜樂，敢請萬勿奪去，遺恨一世！』

『要想不追隨空想，我們不可忘記適於情境的教育。人情在事務的秩序中，幼年時代便在人生的順序中。我們對於成人，自以成人的樣子看待；對於兒童，也當以兒童的樣子看待。要使人得適於當前自己的情境，便是由人力以得幸福的路徑，除此以外就非人力所能做到了。』

『自然使兒童變爲成人以前，先使他做兒童。若亂此秩序，一定變爲沒有味沒有香氣的早熟的果子，勢必至於腐落。所謂少年博士而衰老兒童，就是這一種事。兒童時代自有他自己的見解、思想和感覺，倘使要他像成人的樣子，十歲以前就去和他講理論道，是何異於期望兒童，立即長到五尺呢？』

凡此所引，皆足見得後日兒童本位的教育運動，以及教育即生活的學說，實在都是萌於盧梭。

第二、兒童研究的運動。以兒童爲教育的本位，還不過是承認兒童的地位，設即止於此，而不再進一步作兒童的研究，以求對於兒童能有正確的認識，則兒童本位的教育，也會走入歧途，變成一種平常所謂嬌生慣養的教育，仍與強迫威嚇的教育是一樣破壞兒童。盧梭在愛彌兒的序言裏說：

『我們爲士人的，都不知道兒童的情形，謬見行事，往往所進愈深，去道愈遠。即彼號稱聰明睿知的人，也祇知什麼事爲成人所當知，而不想什麼事爲兒童所能知，怎麼能不償事呢？……教育兒童，必要熟知兒童的性質，然後才可動手。』

這實是一點不錯的！所以愛護兒童而不研究兒童，誤以兒童的偏向爲自然的要求，養成兒童從小時候就會慣發命令，或是過慮兒童的活動會有什麼危險而時給予周密的保衛，養成兒童稍一改變環境，就生恐懼，都爲盧梭所反對，都是兒童本位教育說的罪人。迄於今日，兒童的研究，因於科學的進步和方法的完善，是比盧梭時代昌明多了。在教育上如課程的編製，教材的組織，教學方法的應用，學校班級的區分，以及課內課外的管理，種種問題，無不從兒童的研究上發生顯著的革新。但是我們追溯源始，是不能不歸功到盧梭的學說，實爲兒童研究運動的先河！

第三、民本教育的運動。舊式教育學者，儘管也很愛護兒童，也很研究兒童，但一講到教育要出發於兒童的天性，他們還是非常反對。因爲他們根於自己的研究，總還以爲天性是惡的，教育不但不能再發展天性，並且是要改變天性或甚至剷除天性才對。比如兒童天性好動，教育便要使之少動。兒童天性好問，教育便要使之少問。

再不然，他們便以爲人心是各種個別獨立的官能，全要待乎琢磨和訓練而後有用。比如艱難的算題，能訓練推理，深奧的古文便能訓練記憶。無論那種見解，總是將教育看成應用外力施於兒童的工作。述其所趨，遂至相信人工巧奪天工，教育直是成了萬能。盧梭不然；他看人類的天性，本是善的，也是有能力的。教育必須根據天性，以天性爲出發點，方能成功。教育祇是自內向外的發展，絕不是自外向內的壓迫。比如兒童的好奇心和興趣，便可引爲研究學問的動機；兒童的同情心和喜結伴侶，便可用爲發展道德的基石。苟不如此，教育不獨不是萬能，而且成了無能。因之，氏就說起：

『人心各有他特別的個性，所以我們必須看清楚這個個性，然後依從個性以施教育。要想教育上的成功，除必須順從個性外，其餘不甚要緊。

『人的才能不同，甲或拙於乙的工作，而乙又或拙於甲的工作。故如使甲乙都去做同一的事業，則將得不好的結果。現在會集十個人而造成一個社會，各做各人最適當的事務，爲自己和其餘九人而工作，則各人都可得到其餘九人的才能的便利，正猶如是自己備具的樣子；各爲不斷的練習，而磨練他的技能，十人都才能豐美，而備爲他人用，這便是我們一切制度成立的基礎。』

凡明白民本教育運動的，想能承認盧梭這種說話，正是最好的註腳！

第四、科學教育的運動。很有一些學者，對於盧梭所唱的自然主義，曾稱爲主觀的自然主義，而將拉德開及柯門柳時等所唱的唯實主義，則稱爲客觀的自然主義。但這種區別，並不是如何十分正確的。良以盧梭一面既

是排斥社會上遺傳的種種制度，主張年幼兒童，簡直不好多和社會接觸，不必多讀書本；一面就在課程中，應用自然界的物體，力主引導兒童多對自然界作詳細研究和實地觀察的工夫，以求能見前人所未見，明前人所未明。顯見他之注重科學的研究，也未始不有所謂客觀的自然主義了。後來各處普通或高等學校課程裏面，加進各種物質界的勢力，自然界的環境，和動植物等的研究，多少多是由於受盧梭學說的影響。因之，有人就說，盧梭不僅對於裴斯塔洛齊、白斯道、沙士門和呂泰等地理和自然研究的主張，有些先見之明，就對於斯賓塞、胥黎等在教育上所努力的科學運動，也早已兆示了端緒哩！

第五、勞作教育的運動。大凡研究近代教育思潮的人，無不承認勞作教育思潮的普遍而重要。但一溯其起源，盧梭亦爲肇此思想的一人。第一層，盧梭看智育的發展，頗有賴於勞作。氏常以爲一切知識，若由成人完完全全的向兒童解說，使兒童不費什麼心思和時間就會明白，不過是使兒童永久祇做接受舊知的奴隸，而不得不做創造新知的主人，實是害了兒童。故提到研究科學，若祇應用現成的實驗器械，氏亦很不贊成。氏這樣說：

『……所用的器械愈精巧，則我們的官覺愈遲鈍，我們天賦的測量力遂愈少。假如能以熟練出來的手腕，製造種種機械，則不但無失，而且所得很多。兒童設使不用專門靜坐以讀書本，而代以工場，則他手腕的活動，可以助他心意的發育。此種兒童，雖爲哲學者，而亦以爲自己是職工。』

第二層，盧梭看勞作和社會問題的關係，也極密切。氏說：

『……當兒童尙未成爲社會的一員，而真做勞動的時候，則足使他心中漸漸形成社會關係的觀念。』

並且我們知道，社會上最不好的現象，莫如自命爲勞心的人，常常看輕勞力。一旦遇有改變，不能維持其勞心者治人的地位，他便無法生存。這是盧梭所最反對。原來氏之重視勞作，實更有其深意。氏說：

『……革命的時期，就在眼前了。那時諸君的運命，恐怕沒有人能回答。……受過華麗教育的貴人，到了零落將如何？專託金錢的庇蔭，而不知道其他生計的人，一遇窮神將如何？自身不論何種有益的事情，都不能做，而專靠家產去過奢侈生活的蠢才，一旦失去靠山將如何？在那時能够棄去那種地位，不論運命如何，而仍能保存他做人的體面的，就是幸福的人。世人有稱贊戰敗的帝王，因憤怒而生埋於被破壞的王宮下以死者，我實看不起這種東西。因爲他只能靠王冠而生存，除了王冠，就變爲一個無用的廢物了。

『……所有支持人的生活的職業中，最近於自然狀態的，爲手做的勞動。不問境遇如何，最能獨立不恃運命的，就是職工。』

『……上流的母親，往往會問我：「先生！你要教我的兒童去做職工麼？你是怎麼要這樣想啊！」我必回答：「夫人！我的思想，實在勝於你。你祇想兒子做公爵、做侯爵、做王子，就不知道這樣使他有時還會變成一無所有的窮人。至於我要給他的，乃是永不失去而常有名譽的地位，是一個剛毅者的地位，是一個世上無比而勝於你們時常所說的地位。」』

但是不欲因爲生活而就勞作的人，世上還是不少。所以第三層，盧梭又闡明勞作和個人品格的關係更深。氏以爲個人品格之所以卑污苟且，原亦爲求生活。設有自立生活的技能，當然就不肯再有搖尾乞憐的那些醜態了。

氏說：

『……學習職工的要點，不在爲知道職工，而在打破賤視職工的偏見。諸君以爲不因生活而勉強去做可嫌的工作，這種思想實在太差。須知爲着名譽光榮也要勞動，爲想超拔自己，也要首先低身於職工的地位才行。』

『……假如生計不是祇在靠着一些養頭腦而不能養身體的高尚的智識，遇着必要時候，依賴手腕，依賴手藝，就能使得生活無憂無慮，則所謂正直，名譽，就不會爲生活的妨礙了。在偉人之前，也沒有卑怯和作僞的必要了。在惡漢之前，也不必折腰匍匐了。在一些蠢如鹿豕的所謂達官大吏之前，當然更不必去迎合，去乞求，去諂媚了。那些兇惡卑鄙的東西，就讓他們去忝顏居於高位罷！你雖屈居下位，畢竟爲一誠實的人，可以自度生活啊！』

汎愛教育
的運動

這樣看來，後之唱論勞作教育的人，理論雖比盧梭更爲精深，但所受盧梭的先知灼見的影響，總不能說輕微！第六、汎愛教育的運動。自愛彌兒出版後，雖曾一時遭到舊式宗教人物的反對，但傳入德國，却很受到歌德、
①席勒、②赫德爾、③李希特、④斐希特、⑤及康德⑥等人的歡迎。就中就以巴西道⑦及其門徒所唱的汎愛教育的運動，實是深受盧梭學說的影響。盧梭所不滿於法國教育的，與巴西道所不滿於德國教育的，正可說是不謀。

①Goethe. (1749-1832) ②Schiller. (1759-1805) ③Herder. (1744-1803) ④Richter. (1763-1825) ⑤Fichte.

(1762-1814) ⑥Kant. (1724-1804) ⑦Johann Bernhard Basedow. (1724-1790)

而合。所以巴西道得讀盧梭著作之後，即決心於教育事業的改革，欲舉盧梭所提陳的觀念，得以見諸實行。一七八八年，他有一篇告慈善家和資產家的演辭，係講學校與學科及其對於公衆幸福的影響。辭中申請大眾助以款項，使得長一學校，實施他的主張，並得準備一種新式的教本。在演辭內，他就提倡學校不分教派，公共教育事業應由國立機關管理，教育務重實用學科，採行自然的方法，對於當日索然寡味的教育，大肆攻擊。結果，他很得到許多人物的同情與資助。一七七四年，他又出版兩種非常重要的著作。一本是初級讀物，內中也如以前柯門柳的著作附了很多圖畫。凡讀此書的兒童，運用自然的方法，不必如何費力，就可學會本國語和拉丁語，以及關於道德的、商業的、科學的和社會的知識。所以這本書在德國的中上階級間，很為銷行。還有一本是給父母用的教育方法，內中詳述男女兒童的教育計劃，在要順應自然，以兒童之道處理兒童，憑感覺而學習，用自然的方法施行語言的教育，並多研究自然的現象。即在這一年，氏得到婁波德侯的知遇，賜氏以房屋公園及鉅款，設立一校，稱曰「汎愛」。其中最根本的信條便是盧梭所說的「順應自然」。對於兒童的本能和興趣，總是引向正道發展，決不加以壓抑。所有成人的標準、社會的錮習、形式的學科、以及一切不合於兒童心理的事實，全都掃除，務以兒童之道待遇兒童。再如教科之注重自然、勞作及體育，教法之注重實物觀察和語言會話，都是證實巴氏的計劃，全是為使盧梭的理想，得以實行。據傳學校開設未久，就已轟動一時。各方前來參觀的人，大都讚不絕口。近代大哲學家康德先生，時任孔尼斯堡大學教授，亦嘗為文解釋巴氏教育實驗的重要。可惜巴氏本人，好誇張，喜爭辯，粗俗鹵莽，飲酒無量。時或不免過分自矜工作，致與實際結果相懸太甚。故不數年即被辭退主任之職，而學

校終於一七九三年宣告結束。不過當日學校實驗的精神，和巴氏汎愛的思想，實大有影響於德國的教育界。許多地方設立學校，都想取汎愛學校為法。許多人士，都繼承巴氏推行盧梭觀念的工作。

這樣，我們可以綜括一句：盧梭所唱自然主義的教育學說，在近代教育上所生的影響，真是太偉大了！

問題

- 一、「自然主義」一詞，應有一些什麼解釋？
- 二、盧梭為何提唱自然主義？
- 三、自然主義和個人主義，有何關係？
- 四、自然主義的教育學說，其根本觀點為何？
- 五、試述愛彌兒一書的大略。
- 六、自然主義的教育，是否真與社會主義的教育絕不相容？
- 七、近今民本教育的運動，何以見得有關於盧梭的學說？
- 八、盧梭對於勞作教育的見解如何？
- 九、述巴西道的教育工作，何以見得亦是受了盧梭學說的影響？
- 十、試述自己對於盧梭學說的感想。

參考書

Monroe: Text-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Ch. X.

Cubberley: History of Education Ch. XXI.

蔣徑三——西洋教育思想史第八章及第九章。

瞿世英——西洋教育思想史第九章。

姚莘農譯——近代世界史第六章。

姜琦——現代西洋教育史第三章。

雷通羣——新興的世界教育思潮第八章及第十二章。

吳康譯——近代教育史第二章。

魏肇基譯——愛彌兒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

第十八章 教育上之心理的趨勢

第一節 裴斯塔洛齊的工作及其影響

盧梭把十八世紀中因於專制虛偽及特權所形成的高堂大廈都搗毀了，請問有無誰人起而建築更合需要更加耐久的新居呢？無疑地，我們首先就得提起裴斯塔洛齊。^①

裴斯塔洛齊以一七四六年生於瑞士沮利克。^②方五歲，父即見背，故一切教養之事，悉賴其母。其後氏在著作中描寫賢婦葛妹，^③有謂或即其母的縮影。氏有祖父，任韓谷牧師，其地風景絕佳，距沮利克不過數里。傳氏九

歲時往省祖父，即已頗有鑒賞自然之心，而目覩祖父重視教育同情貧民的態度，尤感受深切的印象不置云。

氏在大學肄業時，初欲修神學爲牧師，旋以對於政治發生興趣，始改習法律。迨讀盧梭所著民約論及愛彌兒，則又大受感動，因復放棄從事政法的意念，轉而決心於農業的改革，圖以種植新法灌輸農民，俾地無所廢，而人亦得循於自然的理想生活。一七六九年，裴氏購得荒地百畝，錫名新莊，^④原欲樹一農業生活的楷模；不幸地質磽薄，卒告無成。其時氏與一女名安娜^⑤者結婚，且舉一子，氏因依照愛彌兒一書的理想，施行教育。就其所寫日記觀之，有個性的注意及訓育的方法，已足窺見氏於教育不獨具有濃厚的興趣，且有適當的認識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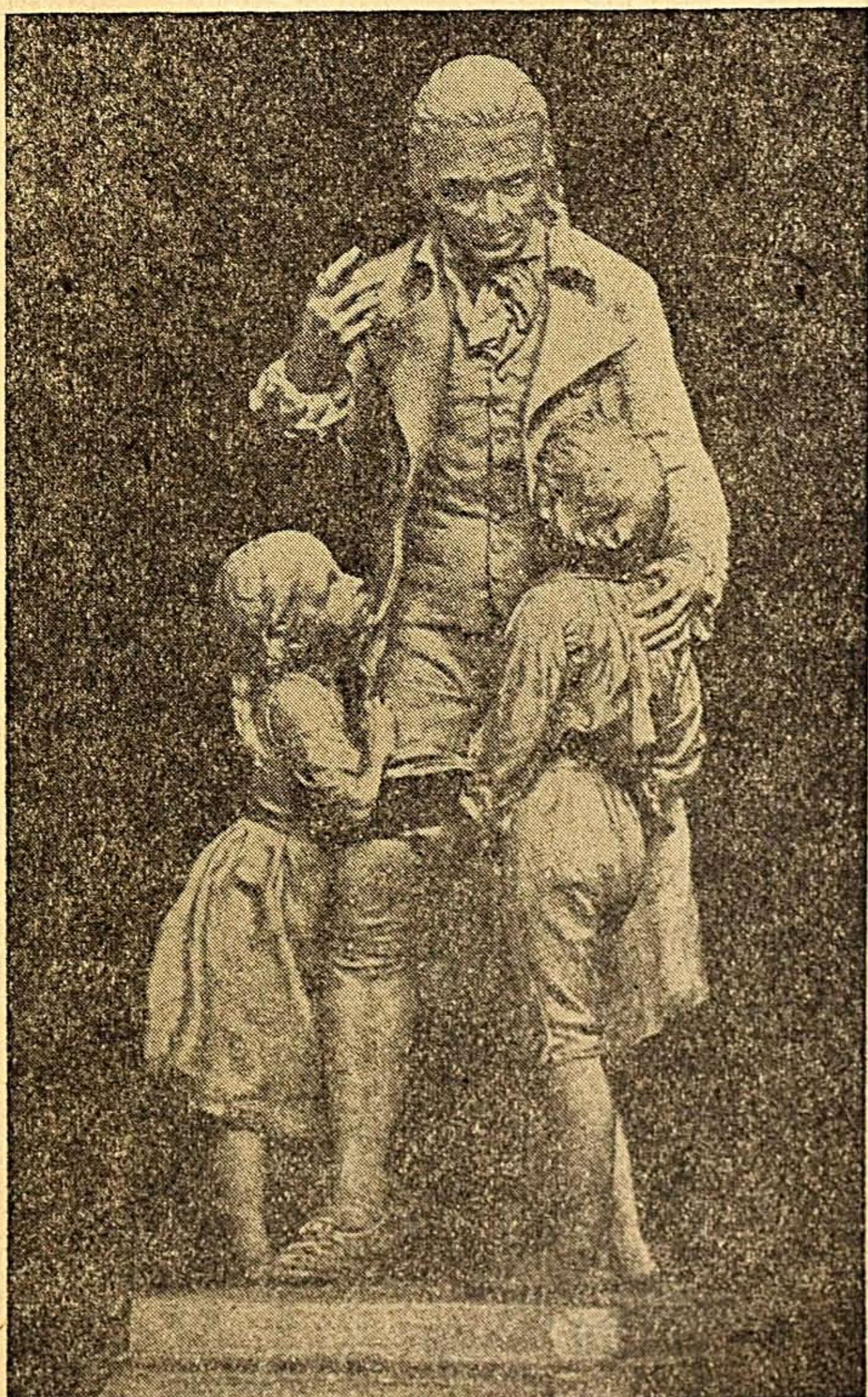
因之氏在農事失敗後，即移其心意於教養貧而無告的兒童。一七七四年，氏在新莊附近，正式設一教養所，

裴氏的一生

①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. (1746-1827) ②Zürich. ③Gertrude. ④Neuhof. ⑤Anna Schultess.

收容許多孤兒和貧兒，給以衣食，課以種植及紡織等事，並使讀書習算，一切愛護之情，無異若自己出。此種工讀兼備的辦法，雖不曾表示其間有何關係，然已足證二者實可並行不悖。在氏之意，以爲個人的品格，實其環境所養成；彼生活艱難無人救助的兒童，自無怪其日趨墮落；誠能予以優良適當的環境，遂其生存，則未有不足以資

造就。惟此項事業，氏以一人而須兼備農工商學以及管理家的才智，實有難周，再加所收兒童過多，良莠不齊；兒童父母又復不能明白裴氏事業的意義，種種原因，竟致非難四起。迄於一七八〇年，該所卒不得不宣告關閉。不過裴氏對於教育，從此增了不少的經驗和知識，正如諺語所謂失敗倒做了成功之母。



裴斯洛塔齊像

自是以後，一十八年，裴氏雖不得繼其教育的事業，改而致力文字工作，但凡有所著述，要仍不外宣傳政治及教育的改革，而尤以關於教育方面者居多。蓋氏之根本思想，認定社會及政治的改革，無不賴於教育。苟不革新教育以求改進人民的道德及智識，則政治及社會的改革，亦難冀其有成。氏初發刊一書，題曰隱士夕語，^①陳義極多，蓋已孕育後此在實際工作上所力主的一切教育原理，並參合盧梭的自然主義。惟能瞭然此書宗旨者甚少，故氏旋又另著一書發表，題曰廖德與葛妹。^②書敍瑞士蓬拉村，有村正胡麥，陰賊險很，習以種種方法剝削村民，致使全村環境，惡劣日甚。匠人廖德，亦爲胡麥引誘，陷入醉鄉，債台高築，幾致無法生存。幸其妻子葛妹，人極賢明，一面力規其夫，一面具白州官，從而促進州官立志於全村生活的改良。葛妹教子之法，且爲州官採行，卒致惡勢力完全消滅，善勢力完全得勝，具見教育實爲改良社會的根本。此書既出，歡迎者極衆。裴氏的聲名因之上，而所抱理想也就漸得各方的同情了。

一七九八年，瑞士赫爾維梯共和國^③成立之時，裴氏生活乃復爲之一變。在此以前，氏但致力於教育的慈善方面，相信教育力量可使窮人重生。在此以後，氏却致力於實際教授的方面，希以兒童自然的發展爲基礎，昌明教授新法，並極注意於師資的養成。故此項轉變實有極大的意義。

① The Evening hour of a hermit. ② Leonard and Gertrude, 此書我國早有某君（忘其名）譯載前北京教育部公報，題曰

醉人妻。嗣又有傅任敢君譯登商務教育雜誌，現已印成單行本，題曰賢伉儷，由商務發售，定價七角五分。③ The Helvetic Republic.

是年秋法軍侵入瑞士，大肆屠殺，致有無數孤兒，流離失依。於是政府令在詩塘^①設一孤兒學校，由裴氏負責主持。這時裴氏既無一切成規牽制，頗能爲所欲爲。氏因覺得教育此等兒童，與其注入種種抽象的理論或符號，毋寧使之習於實驗和直觀之爲得。故教授道德和宗教，則注重兒童生活環境中實際的例證勝於經籍上的格言和訓條；教授算術和語文，則注重實物的認識勝於符號的記憶；教授歷史和地理，則注重實事的表演和近地的考查勝於書本的誦讀。此即氏所採用的直觀教授法。關於教育科目，氏本其早年的經驗，仍主學課與勞作並重。以前氏尙僅謂二者可以並行不悖，至是則稱兒童極愛活動，從手工可得最有教育價值的智識的發展，蓋已深感二者不可分離。故就氏在詩塘工作言之，於其後此在教育上的貢獻，關係實巨。惜時僅六月，學校因遭變端解散，而氏一人兼負父母師保之責，本已非常勞瘁，也要稍有休養才行。

一七九九年，氏又獲得機會執教於白格獨府，^②爲稍遷就環境起見，乃不復再續其往日工讀並行的實驗，轉而大倡直觀教授法，以期兒童心理得有自然的發展，教育趨於心理化。此種教育心理化的意義，雖不盡爲一般人民所能了解，而朋輩中凡是具有革命性及慈愛性的進步人物，則已很能領略其思想的重要。一八〇〇年，氏特自立一校，得同志克洛西^③、托白勒^④、布士^⑤和黎德勒^⑥等來助，遂致學校聲譽鵲起。許多人士前來參觀，都交口稱譽。許多刊物冊子，都盡情論述。瑞士政府也許給補助，並且規定教師都要到過氏校服務見習。一八〇一年，氏又發刊葛殊如何教育其子，對於教育原理，頗有闡述。

不意白格獨府的教育事業，進行不過四年，因爲政府收用校址，竟又遭到頓挫。其初裴氏遷於蒙善布西^①的古舊僧院，圖與菲倫伯^②協力合作而無結果。故數月以後，再徙依佛登^③，始重建其學校，聚集舊日的助教，收容四方的兒童，並有許多教師遠來學習這種新的教育方法和原理。至於參觀游覽的人，包有國王、公侯、貴族將帥以及政治家教育家之流，真是不可勝數。還有好幾國的皇帝，都以勳章賜給裴氏，奉裴氏爲大師。總之，裴氏在依佛登二十年，成就了偉大的功業，差不多現代初等教育上面每種有進步的方法或原理，都在這裏曾經實驗，種下萌芽。所不幸的是學校同事既發生裂痕，繼而學校當局又與地方官署不能協調，再加裴氏臻於八旬高齡，亦不復能照顧，故在一八二五年，學校祇得停閉。裴氏回至新莊，著鴻鵠歌，出版未久，時爲一八二七年二月七日，他便與世長辭了。

裴氏對於
教育的貢
獻

我們現在可以把裴氏對於教育的貢獻，特別提出數點說明一下。

第一、關於教育的意義。裴氏痛惡舊日教育，不顧兒童心理的發展，祇知應用一些合於成人的以及徒具形式的東西去強迫兒童接受。兒童沒有入學以前，還能循乎自然，度其自由快樂的生活，而一入學校以後，自然的環境就不見了，愉快的自由也剝奪了。他們就像變成一羣小羊，關入臭氣逼人的房舍，埋首於極不自然、極其乾燥的故紙堆中，而時而日而週而月而年而不止，即不死亡也不免是要瘋狂了。裴氏因此力倡教育之事，應像植物一樣，無論若何參天大樹，其始不過一粒種子，伏於土中，必須受着日光雨露的滋養，循序漸進的發而爲芽爲

①Münchenbuchsee. ②Fellenberg. (1771-1844) ③Yverdon.

幹，才能枝葉暢生，花實繁結，經歷百世而不衰朽。人亦猶是。當其呱呱墮地之時，原若一粒種子，即已賦有畢生發展的機能。教育但在供以適當環境，使其發展果能循序實現而已。教育家斷不能以何種能力植之於人，使其有生氣與生命。教育家所能做者，祇是慎防外界，不要有事足以擾亂自然發展的進行。人的種種能力，不管屬道德的、屬智識的、屬實用的，總是在人自己本身養成，決不能代以人工的方法。比如信仰的養成，就要人自己有信的行爲。否則講理說法，非即成信。親愛的養成，就要人自己有愛的行爲。否則花言巧語，非即爲愛。思想的養成，就要人自己有思的行爲。否則博古通今，非即有思。還有智識的養成，也要自己有研究的行爲。否則放言美術及科學的結果而不休止，非即稱智。所以如果祇教兒童能對答一些教義，能認讀一些文字，能記得一些數理，能說得一些方言，決不能就算是有了教育。真正的教育，是要藉於各人出乎本心，順乎本性，欲罷不能的自我活動，以求智德體育各方面的能力，得成有組織的、很圓滿的、而又極和諧的發展才行。

二、教育的 旨趣

第二、關於教育的旨趣。再進一步，我們就要認清裴氏之重視教育，還不僅是爲求少數或特殊階級的兒童得到幸福，而實是認定教育爲改良社會的主要工具。誠然，自文藝復興以來，有若干教育改革家，都已共同具着這樣的信念。但至十八世紀後半，裴氏堅持這樣信念，實更有其特別的意義。我們該知道，這時講到改革社會，其說實多。有倡新宗教的，也有倡無宗教的。有倡新政治的，也有倡無政治的。有倡新社會的，也有倡無社會的。所謂社會主義、虛無主義、共產主義、個人主義、無神主義、有神主義、自然主義以及其他種種主義，差不多都在有人提倡，有人附和。誠以這時革命潮流高漲，無論什麼樣一種推翻舊社會的烏托邦，總會有人相信。不料裴斯塔洛齊

生當斯世，仍能力倡教育改良社會的說法。以前人們雖亦有此信念，而能認識教育必須普及全民有若裴氏的，實在很少。即彼號稱改革宗教的領袖，所持普及教育之意，也不過是一點宗教的眼光。又如柯門柳的識見誠廣，而提倡泛智，非必人人所可得而成就，其思想究與裴氏主張教育貴在發展兒童智德體育的自然稟賦者，實有不同。直言之，盧梭於理論上所望於愛彌兒一人，裴氏却擴而大之，要望於全社會的各個兒童，決不以其境遇的貧賤或能力的薄弱而稍生差別。蓋裴氏之意，以爲教育如果不求普及，使人人皆得享受，則同一社會之中，智者過智而愚者過愚，彼此相懸太甚，正如昔人所謂黃金其首而泥土其足，非獨不見協調，並且一切虛偽、迷信、自私、苛酷諸如此類不良好的或甚至危險的現象，正如盧梭所論美術和科學的流弊，都會發生了。

三、
教育的方法

第三、關於教育的方法。我們切要記得，裴氏時代教育決不是像今日能和醫術法律一樣稱爲專業，因爲當時學校的教師，並勿需乎受過什麼專門的訓練。比如村里的更夫，寺院的看守，殘廢的軍人，孤獨的寡婦，以及做磚匠、繩匠、鞋匠、衣匠或任何職務的人，祇要能有時間，都可充任教師，隨便在住宅店鋪之中，設法讓出一些空地，就可招收學童。因此之故，實際教授的時候，這般教師根本不能認清教育的意義及教育的使命，也就不會講求定要如何教學。當時無論什麼國家或什麼地方的學校，大概都是很機械的，很無生氣的。照狄斯德威所描寫的情形看來，簡直就和我國舊日私塾的情形，相差無幾。兒童一個一個走到先生的案前，由先生教認字句以後，無非熟讀死記，而且讀音不分高下，記書不分輕重，完全像僧徒唸經那麼樣的單調，像留聲機械那麼樣的呆板，至於書中是什麼樣的意義，有什麼樣的思想，不獨兒童毫不了解，甚至先生也極糊塗。所以兒童絕少能從所學的

課本，在心靈上發生什麼影響，在生活上有着什麼效用。從裴氏的眼光看來，這種情形，簡直不是教育。因爲一個人祇有一點文字符號的智慧，並不見得就比野蠻人民懂得許多真理。假如不謀徹底改革，教育不獨無益，而且大大錯誤。

|裴氏根據自己對於教育的見解，認爲教育必須善於運用心靈繼續的發展，使心靈在一切言行的力量中，總是發生和諧的同進步的作用，從而無論在任何階段的時候，兒童總能有着勻稱的完全的有機生活。所以講到教育的方法，最重要的事，就要先將知識分析成爲很簡單的元素，俾能自然的引起兒童的注意。兒童由直觀的歷程或感官的印象，不僅要把這些元素外表的形式認得，並且要把內蘊的真義也能懂得。進而根據實物的研究，作成緊密連接，層次井然的一套訓練，以求對於所學的科目，能由簡而繁的明白無遺。這便是直觀教授法。裴氏以爲可作實物研究的材料，差不多在兒童四周的環境及其平日生活的經歷當中，隨時隨地都可尋得。所以直觀教授法，不管是在那種科目當中都可應用。比如語言文字的訓練，可以使用拼音表，由單音開始而字而句的學習；算術亦可計劃出種種圖表，如單位表分數表等，先認識各種數目和彼此間的關係；圖畫習字等科，都由圖形的基本原素去行教授；地理歷史和博物等科，則更可求其基本原素於鄉土之間，逐漸將原素聯合，進而直至了解全世界和人類的組織；音樂也能約至最簡單的音階而取進步的發展；宗教和道德便由平常具體的關係及生活當中的活動去行訓練。茲請舉引裴氏弟子莫夫①所提示這種教育方法的要點如下：